荅問六

問論語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有兩說一云爲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没則能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此范祖禹說也一云欲觀人子之賢否者父在之時未見其行事之得失則但觀其志之邪正父没之後身任承家嗣事之責則當觀其行事之得失此孔安國說也張敬夫癸巳論語說葢主孔氏而朱子非之以爲當從前說爲順若如後說則上文未見志行之是非不應末句

便以可謂孝矣結之也及撰集註則仍取後一說而或問復申其義云觀志觀行范氏以爲子觀父之志行者善矣然以文勢觀之恐不得如其說也葢觀志而能承之觀行而能述之乃可爲孝此特曰觀而已恐未應遽以孝許之且以下文三年無改者推之則父之志行亦容或有未盡善者正使實能承述亦豈遽得以孝稱也哉朱子之說不同若此以矛陷盾後人宜何從乎曰後儒之說勝於古從其勝者不必强從古可也一儒之說而先後異從其是焉者可也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孔子之言論孝乎論觀人乎以經文可謂孝矣證之其爲論孝不論觀人夫人而

知之也既曰論孝則以爲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爲觀人子之志行非也子之不孝者好貨財私妻子父母之養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而夕忘之又安能觀其行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也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也孟子論事親爲大以曾元之賢僅得謂之養口體則孔子所稱觀其志者惟曾子之養志足以當之如是而以孝許之奚不可乎至云父之志行容有未盡善者不得槪以承述爲孝其說固善然但曰觀而不曰承曰述則諍過幹蠱之義已在其中而與三年無改之文亦無觸背此正聖人立言之妙而前所疑觀

志與行恐未應遽以孝許之者亦可以不解解之矣

問君子周而不比之義曰孔氏忠信爲周之義善矣論語二十篇言主忠信者三又云言忠信又云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又云與人忠又云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其它言忠信者多矣忠信爲周先民詁訓左氏所傳不可易也

問哀公問社於宰我鄭康成謂社主也孔安國謂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而邢氏疏之以爲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謂用其木以爲社主也今文論語但云問主於宰我無社字故先

儒或以爲宗廟主公羊傳練主用栗栗者藏主也何休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孔鄭傳古文以爲社主張禹包咸周氏何休從今文以爲宗廟主其爲主則一也宋儒如伊川横渠並謂社當爲主朱子集註云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亦承邢疏之文而語類荅葉賀孫又云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説神樹之類似與舊説異何故曰神樹如戰國策恒思有神叢莊子櫟社見夢之類皆虛誕不足信漢高祖禱枌榆社注家

以枌榆爲鄉名非即立枌榆以爲社神也社樹歲久或能爲祟愚民無知而祠之閩粵閒此風尤甚三代以前無此等淫祀也周禮小宗伯大師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社之有主明矣曰周禮載社主之說朱子嘗與賀孫論之云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無遷主乃有主命主命非常禮也宗廟如此社主可知社雖壇而不屋壇旁別有藏主石室何爲不可乎

問性與天道之說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

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天道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注論語云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晉書紀瞻傳陛

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唐書孫伏伽長孫无忌傳俱有性與天道之語此亦漢儒相承之說而何平叔俱不取

問愼而無禮則葸葸字說文未收从艸亦無義曰葸當爲諰字之譌說文諰思之意荀子議兵篇諰諰然懼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引作鰓蘇林讀如愼而無禮則葸之葸諰正字鰓假借字葸則俗字也

問固天縱之將聖集注訓將爲殆頗難曉曰將聖之義當從古注爲長釋詁云將大也詩有娀方將我受命溥將之將並訓爲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孔安國云天固縱大聖之德此以大訓將之明證也子貢之稱孔子也或擬諸日

月或擬諸天之不可階而升又云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
此豈猶有疑於夫子之聖而不敢質言之乎且智足以知
聖人亦無庸謙也

問唐棣之華以下何氏集解合於前章其說亦有本乎曰
此義見於春秋繁露第二卷竹林篇云春秋之常辭也不
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
無通辭從變而移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
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
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
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

道矣董生說春秋多引論語爲證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管仲之器小哉內省不疚何憂何懼當仁不讓苟志於仁無惡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政逮於大夫四世矣皆取以證春秋之指穀梁隱元年傳云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卅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皆依論語義蓋宣尼作春秋其微言大義多見於論語西京去古未遠猶有傳其學者今所存惟東漢諸儒之說而春秋之微言絕矣

問君子不以紺緅飾孔安國云一入曰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不以爲飾衣邪曷以緅爲淺絳色據

周禮五入爲緅則緅非淺絳且練衣不以緅飾緣何故曰孔氏經文當是縓字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卽孔所云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卽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縓不作緅矣攷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緅注謂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先鄭司農以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證五入爲緅之文則先鄭所受論語本作緅與孔本異也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許氏說文無緅字而有纔字云帛雀頭色又云微黑色如

紺纔淺也古人纔與才通才亦讀爲哉與爵聲近則緅纔爵三者同物徐鉉校說文附入緅字不知纔卽緅也纔爵雙聲字詞賦家往往用之賈公彥云三入之纁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緅紺緅相類之物故連文云君子不以紺緅飾也今文論語作緅古文作縓微黑爲緅淺絳爲縓不能混而一之明矣自何平叔集解采孔氏說而經文仍從緅字又改注文之縓亦爲緅而二文相亂邢氏知孔讀緅爲縓又云一入曰緅未知出何書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問寢衣之制何若曰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孔鄭解

論語並以爲卧被被以掩身故取其長朱子集注以爲齊時所著非卧被其說出於曾氏然於古無據長一身有半之衣亦不便於著

問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謂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較之集註較長曰此漢儒之說不始於陳氏漢書杜鄴對策言孔子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閒也

問子路問聞斯行諸包氏以爲賑窮救乏之事何所據曰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

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咸之說蓋出於此吳志全琮以父命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亦用包說

問四海之內皆兄弟宋儒譏其意圓而語滯其信然乎曰宋儒說論語者於諸弟子之言往往有意貶抑然細繹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之言初無一語自造蓋牛以無兄弟爲憂故引四海皆兄弟

之文爲證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若但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焉孔子曰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橫渠張氏西銘云民吾同胞即四海皆兄弟之說也子夏所聞即孔子之緒論又何語病之有

問片言可以折獄孔安國訓片爲偏謂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朱注訓片爲半謂言出而人服不待其辭之畢書呂刑䟽謂孔子美子路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單

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也三說不同未審何從曰折獄與衆共之斷無言未畢而人服之理書疏以片言爲單辭是矣然子路大賢何至與人興訟於理亦難通總不如孔安國注之確子路才性明辨故能聽一人之言而決兩家之獄

問馬融解正名云正百事之名而鄭康成以文字釋之宋儒改爲正祖禰之名則於衛事爲切但衛君拒父本以王父命爲詞故公羊於石曼姑圍戚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初無禰祖之事若以授受之義論之直當勸其讓國耳徒正其名無益況名本未嘗紊乎曰正名自當從鄭義禮祭

法記云黃帝正名百物而倉頡制文字卽於其時名卽文
也物卽事也文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焉鄭本無二義
故唐以前說論語者皆因之春秋之世方競戰爭而孔子
以正名爲先故子路以爲迂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
也與吾猶及史之闕文同意

問邦有道穀何以可恥曰泰伯篇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
也以貧賤爲恥則食祿何恥之有孔安國云邦有道當食
其祿無道而食其祿是恥辱也其說至當不可易後儒有
意立異非聖人本恉

問皇侃義疏本正文與今本多異如君子恥其言而過其

行皇本作耻其言之過其行也於義似亦通曰邢叔明疏云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耻也則邢本亦當與皇同今注疏本乃後人依朱文公本校改非邢氏之舊矣

問辭達而已矣此辭何所指曰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爲重論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此辭卽專對之辭也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論語之文與禮經相表裏以經證經可以知辭達之義矣

問匏瓜繫而不食朱注與舊說似異謂匏瓜不能飲食恐有語病曰何氏集解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詳其文義葢謂匏瓜不可食故得繫於一處非謂瓜不能飲食較之朱注爲長春秋外傳叔嚮稱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瓠甘匏苦瓠可食匏不可食故叔嚮以爲不材然曲沃之懸匏良工取以爲笙乃備八音之一而詩稱酌之用匏則匏又爲飲器匏之爲用亦多不特中流失船收千金之利也

問孺悲欲見孔子而辭以疾悲尚未得見不知何以得罪曰古者相見之禮必因介紹始見辭於將命者曰某願見

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三辭而出見之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賈公彥說

問古人引書多誤如王伯厚舉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論語非僻書何以舛謬乃爾曰伯厚所舉尚有未盡後漢章帝紀引博學而篤志王充論衡引死生有命亦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北史何妥傳引仍舊貫何必改作以閔子之言爲孔子劉知幾史通引吾日三省吾身昔者吾友以曾子之言爲孔氏論衡引紂之不善以子貢之言爲孔子宋書劉延孫傳贊引事君數斯疏

矣稱子曰不稱子游皆是也然則古人固多誤乎非也漢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荅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孔子後儒未達此義輒謂諸弟子之言多有流弊豈知論語所述皆孔氏微言大義端木游夏諸賢其言皆聞諸夫子者乎

問史記以子張爲陳人而呂氏春秋云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或陳或魯二說孰是曰皆是也春秋傳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子張當是陳顓孫之後以字爲氏者故稱陳人子張既從孔子游而其子申詳爲魯

繆公臣則居於魯非一世矣

問論語何氏集解采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周氏不詳其名周生烈字文逸燉煌人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晉中經簿云周生姓烈名今本集解有周無周生何也曰平叔自序稱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疑平叔元本姓名兼舉後人厭其繁複因刪去其名又不知周生之爲複姓幷生字亦去之由是周氏周生氏兩家之說不可辨矣後得皇侃義疏讀之凡孔馬鄭陳王周生諸人皆稱名惟包咸作苞氏而不名葢何氏家諱咸故也然細檢全部但有周生氏而無周氏殊不可解

問孟子師行糧食之義曰周禮廩人職云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食注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鄭鍔云遠者治其糧莊子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葢言遠也近者治其食詩朝食于株左氏傳食時而至葢言近也予按說文訓糒爲乾詩乃裹餱糧于橐于囊孟子謂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此糧與食之辨

問孟子書有北宮黝北宮錡趙氏注以錡爲衛人而黝獨未詳亦可攷否曰黝事固不可攷然淮南子有云握劍鋒以离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高誘注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宮黝也誘

生於漢世所見書籍尚多以黜爲齊人宜可信春秋之世衛有北宫氏世爲正卿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者云北宫之女嬰兒子無恙則齊亦有北宫氏也

問孟子書使虞敦匠事朱注謂董治作棺之事敦董聲相近但與古注不合曰此當從趙氏說敦匠謂厚作棺也事嚴謂喪事急也依文義當以使虞敦匠爲句事嚴二字爲句

問周人百畝而徹以方里畫井計之是爲九而取一而孟子云其實什一先儒因有公田二十畝爲廬舍之說然於經無正文何故曰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夫而稅

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卽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

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見甫田疏按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畞或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外內之率則爲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爲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爲廬舍八家各二畞半其說始於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甯解穀梁宋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

問淮水爲四瀆之一以其獨能入海也淮與江不相入孟子云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爲記者之誤其信然乎曰漢儒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致疑宋以後儒乃疑之予謂孟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生於鄒嶧

淮泗之下流近在數百里之閒何至有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郎次之故老子以江海爲百谷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世徒知毗陵爲江入海之口不知朐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尚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僅五百里其爲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此即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江者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爲吳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錢唐江即浙江吳松浦陽

亦注江而後注海故皆有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江之下流不專指毗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爲江水所至則無疑乎淮泗注江之文矣

問公行子有子之喪何以君命往弔曰儀禮喪服篇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氏注曰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也公行子當是爲父後者其子葢長子也大夫之適長在國謂之國子入學與世子齒焉者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

爲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卿大夫咸往會焉周禮卿大
夫士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孟子所稱不歷位
不踰階之禮卽職喪之禁令也孫疏稱公行子喪其子故
有子之喪其義甚明俗師云有人子之喪繆矣
問沈猶之沈當讀何音曰此字平上兩音皆可讀廣韻沈
直深切漢複姓有沈猶氏此平聲讀也漢書楚元王子歲
爲沈猶侯王子侯表作沈猷晉灼顏籀並讀爲審沈猶蓋
地名曾有沈猶氏朝飲其羊而曾子弟子亦有沈猶行此
必以地爲氏者則讀沈爲上聲亦可通
問負芻之禍注疏異解注云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

猶氏是以負芻爲人名䟽云有寇賊自負其芻艸來攻我
室是以芻爲芻茭未審當何從曰春秋有曹伯負芻史記
有楚王負芻負芻爲人名審矣朱注時有負芻者作亂玩
其詞意亦作人名解朱氏謂孟子䟽非孫宣公撰乃邵武
士人僞作故集注從不一引
問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邪施而行未審所出曰施古斜
字史記賈生列傳庚子日施兮漢書作斜斜邪音義同也
問孟子言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而史記稱孔子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濁鄒卽讎由也二說不同
當何從曰此條當以史公爲長世家云孔子教弟子三千

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顔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則讎由亦在受業之列讎由因與子路有連得請業於孔子遂主其家此事之可信者

問癰疽之名亦見它書否曰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卽孟子所稱癰疽也趙氏以爲癰疽之醫者似是臆說

問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陳氏暘謂王子所生之母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古人之於嫡庶若是其嚴乎曰陳氏之說本於趙邠卿謂王之庶夫人死迫

於適夫人不得行喪親之數其實不然也禮家無二尊故
有厭降之義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
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降
故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期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
功公子父在爲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爲
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旣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
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
其母傳謂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葢公之庶子雖
父已先卒猶厭於父之餘尊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嫡
母也公羊傳母以子貴故春秋於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

薨葬曰夫人曰小君成其爲君母也惟適母在則不得伸其母然則天子諸侯爲其生母謂厭於嫡母可也公子爲其母謂厭於嫡不可也邪鄉俗儒又烏知禮意

問放飯之義曰曲禮毋放飯注謂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疏申之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當棄餘於篚無篚棄餘於會會謂簋蓋也趙岐注孟子以放飯爲大飯似不如鄭注之的如依鄭義飯當讀去聲非上聲

問趙氏注若崩厥角云額角犀厥地厥地之義未詳曰漢書諸侯王表亦有厥角䭫首之文應劭云厥者頓也角者

額角也晉灼云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二義小有不同應說近之然則趙注厥地者猶頓地也漢儒去古未遠當有師承訓厥角爲其角起於東晉之古文孫疏從之誤矣

問先儒解散宜生以散爲氏然否曰大戴帝繫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廣韻引作女媓）散宜蓋古諸侯之國散宜生殆其苗裔也孔氏君奭傳云散氏宜生名似未足信

問劉子駿移太常博士書言孝文皇帝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據趙邠卿孟子題辭則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孝文時皆立博士所謂傳記博士也此等博士未識罷於何時曰漢書贊武帝云孝

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本紀攷之建元五年
置五經博士則傳記博士之罷當在其時矣
何朱氏集注孟子王之臣章引趙氏言君臣上下各勤其
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仁之勝不仁章引趙氏言為仁不
至而不反諸己也小弁章引趙氏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
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
足為愆也今皆見於疏而注無之又齊人伐燕章引趙氏
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說則天意得矣今亦見於疏而
無民心說以下八字求則得之章引趙氏言為仁由己富
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亦見於疏而無如不可求

二句此何以故曰孟子疏本南宋人僞作托名於孫宣公其每章之下有此章言云云皆掇拾趙氏章指而又多芟削且沒趙氏之名蓋於諸經疏中最爲淺妄故朱氏集注絕不采取隻字朱所引諸條皆出於章指朱猶及見趙氏全本也今日本國所刊七經孟子攷文補錄趙氏章指頗爲完善可以訂疏文之謬

問唐初刪定五經正義孔穎達以宮高獨專其名其時同修者周易則馬嘉運趙乾叶尙書則王德韶李子雲毛詩則王德韶齊威春秋則谷那律楊士勛朱長才禮記則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頵張權分修既非一手

如南郊祀感生帝此鄭康成說而王肅極詆之禮記疏是鄭而非王春秋疏又是王而非鄭使後人何所適從乎曰唐初正義曲狥一家之言彼經與此經相矛盾者甚多要其義據閎深則詩禮爲上春秋次之易書爲下書疏多采劉焯劉炫二家如舜典鞭作官刑疏云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日來亦皆施用大隨造律方使廢之呂刑宮辟疑赦疏云漢除肉刑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唐人修書不當仍稱大隋蓋沿二劉之文而未及檢正也開皇除宮刑之令不見於隋志當據疏以補之

問古以八音應八風說文鼓春分之音鍾秋分之音而冬夏至四立則未聞請引而伸之曰白虎通禮樂篇引樂記云壎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鍾兌音也柷敔乾音也鼓震音故主春分鍾兌音故主秋分與說文合而尙闕巽坤二音依白虎通所列十二音次之簫當爲巽音磬當爲坤音矣然則壎冬至之音琴夏至之音即弦管也立春之音簫立夏之音磬立秋之音柷敔立冬之音說文所未及可以意補也一說笙在北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琴在南方塤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北方亦見白虎通而脫東南一方又重出北方今校正當云簫在東南方

磬在西北方矣鼓鐘二一方與前說同其餘皆異說文以管爲十二月之音笙爲正月之音則前說近之

問七經緯不載於漢藝文志相傳昉於哀平之間然太史公書引孔子云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語在春秋緯又引易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亦易緯文太史公豈嘗見緯書乎曰緯候多孔氏七十子之遺言後來方士采取又以誕妄之說附益之光武應符讖以興故其書大行於東漢後儒惡其妄幷其言之醇者一槩屏之未免不分皁白矣

潛研堂文集卷十

錢大昕著

荅問七

問權輿訓始見於釋詁或云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其說然否曰此後儒臆說不足信予友孫星衍嘗說之以爲權輿者艸木之始大戴禮誥志篇孟春百艸權輿揚雄賦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釋艸云其萌虇蕍郭景純以蕍屬下句按說文夢灌渝夢讀若萌卽釋艸之虇蕍權輿與虇渝聲相近也

問墳訓爲大郭氏不注所出何也曰此於毛詩屢見之遵

彼汝墳大防也牂羊墳首大首也汾王之孫傳訓汾爲大以汾墳同音有頒其首傳訓大首亦以頒墳同音也賁鼓維鏞賁爲大鼓則賁本有大義

問郭氏以宇宙至極釋宇晊爲大義然乎曰宇者居之大也詩君子攸芋毛訓芋爲大芋卽宇之異文晊卽郅字司馬相如封禪文爰周郅隆小司馬引樊光說郅可見之大也則樊本作郅字

問省綝彀之爲善何也曰省與鮮連文省卽鮮聲之轉物以少者爲善省鮮俱有少義詩帝省其山禮大傳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鄭君皆訓爲善史記太史公自序所從言

之有省不省耳亦以省爲善也彀與攻轂介連文聲皆相轉彀者射之善也惟緐字不見於經翟教授灝嘗引廣韻訓緐爲繕詩鄭風序繕治甲兵箋云繕之言善也周禮繕人注亦云繕之言善然則緐者器之善也景純注爾雅未喩聲音相轉之原故於文多所未詳如雉與陳孟與勉豚與嘉猷與已皆聲之轉延轉爲寅故寅有進義動轉爲迪故迪有作義皆景純所未喩也

問顗之爲靜何也曰說文顗謹莊皃與靜義相近論語云仁者靜故周顗字伯仁頃見翟教授說亦與予同

問禧之爲告何也曰說文禧禮告也禧與畛祈連文畛爲

致告祈爲求告禧爲禮告皆告神之名今本說文作禮吉葢轉寫之譌

問雉之爲陳何也曰雉從矢聲矢者陳也古文雉又與夷通春秋傳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服虔云雉者夷也夷平也正義云雉聲近夷楊子雲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服虔謂雉夷聲相近新雉卽辛夷也秋官薙氏注薙或作夷釋文云薙一本作雉古音夷如稊稊陳聲相轉春秋夷儀公羊作陳儀夷有陳義故雉亦訓陳也

問繇之爲憂何也曰詩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謠本又作繇見廣韻是繇有憂義景純以繇役爲憂愁似曲

問倫敕之爲勞何也曰倫勞聲相近敕當爲勑勑讀如來來勞亦相轉也景純不知聲音之轉乃云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爲勞斯爲鄉壁虛造矣詩我生之初尚無庸鄭訓庸爲勞此經典正文而郭亦不能引

問翦篲之爲勤何也曰詩實始翦商翦者勤也毛訓爲齊鄭訓爲斷皆失其旨古文篲从習習有勤義

問諲之爲敬何也曰諲與禋音義同孫炎云禋潔敬之祭也見史記五帝本紀正義詩克禋克祀毛公釋禋爲敬是諲即禋也

問晙之訓早經典說文俱無之何也曰晙者明之早也尚書咎繇謨夙夜浚明有家史記夏本紀作蚤夜翊明有家

則浚與翊義同翊或爲翼釋言翼明也則浚亦有明義畯即浚之異文

問治何以有故義曰古文治與始通尚書在治忽史記夏本紀作來始滑漢書律曆志作七始詠是治即始字始者故也鄭漁仲亦疑爲始

問載謨食詐何以均有僞義曰古文僞即爲字書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葢僞有兩義載謨者作爲之義食詐者虛僞之義郭景純專主虛僞之訓乃謂

載者旨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失其旨矣景純於經術本疏往往不攷古訓望文生義於鴻之訓代鴻卽洪字康誥乃洪大誥治鄭釋洪爲代可證而景純乃以鴻雁知運代爲說朓之訓厚本詩福祿朓之韓詩作朓而郭乃以朓輔爲說窕之訓閒本詩窈窕淑女毛釋窈窕爲幽閒窈爲幽則窕當爲閒矣而郭乃以閒隙爲說鬩之訓恨恨乃很之譌見詩毛氏傳而郭乃以相怨恨爲說苛之訓妎苛卽疴妎卽疥皆字之譌見內則鄭氏注而郭乃以煩苛者多嫉妎爲說庶之訓侈侈乃膠之譌見詩楚茨鄭箋而郭乃以庶者衆多爲奢侈爲說皆臆說也

問劉之爲見郭引逸書劉我周王此語今有可攷否曰孟子紹我周王見休僞古文采入武成篇作昭我周王景純生於晉世所見孟子書當是古本或有作劉者故取以爲證

問寅之訓進郭氏未詳其義何也曰寅與延聲相近人生於寅寅者引也漢書引逹於寅是寅有進意

問掔之訓固於經典有之乎曰易牽羊悔亾子夏傳作掔掔者牽之固也

問禕之訓美郭以爲常語疏以禕爲歎美亦無所據曰禕與徽同禮大傳殊徽號注云徽或作禕是也張平子東京

賦吁漢帝之德矦其禕而邪以爲世義大丕乎哉

問神之訓重何也　重有重疊之義又有尊重之義從申加重疊之重也神爾崇尊重之重也此與賚畀卜爲男子之乎台朕陽爲予我之予其例相同景純止據重疊一訓故於神字注云未詳又以爾輔增崇傳合重疊之義皆曲解也

問觳之訓盡郭以爲今直語於經典亦有徵乎曰史記李斯傳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小司馬云觳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也觳悉連文孟子吾不忍其觳觫觳觫即觳悉之轉言其命將盡也

問阮阮重文郭以爲阮塹之稱夾漈以其一爲衍字然乎曰夾漈說是也詩具贅卒荒毛訓荒爲虛我居圉卒荒鄭亦訓爲虛正義云荒虛釋詁文又引某氏注引周禮野荒民散則削之謂惟某氏本有荒字景純本多一阮字少一荒字是其失也

問滕徵之訓虛何也曰滕者水之虛說文滕水超涌也玉篇滕虛也引詩百川沸滕葢水涌而上有虛之義易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兌之上六象口舌於歸妹爲無實於咸爲滕口說則言之虛亦爲滕矣徵者事之虛春秋傳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徵死者徒死也徒死猶虛死也涑从康

康蓋穀之虛釋器云康謂之蠱春秋傳所謂穀之飛爲蠱也說文㵠从水康爲水虛㰠从欠康飢虛郭引方言㵠訓空以爲邱墟之義亦非也

問戮之爲病郭既以相戮辱亦可恥病爲說又云戮逐未詳何也曰戮當爲瘳集韻瘳有戮音瘳者病之瘉也郭亦知戮辱之義未安故仍闕之

問癵字不見於詩郭以拘攣釋之然否曰癵當爲臠臠者瘦之病也詩棘人欒欒兮說文作臠臠正字欒通字癵則俗字也

問徵之爲止何也曰徵从微省古文徵與尾通故徵有止

義易繫用徽纆所以止罪人也或云徽當爲徵徵與懲通詩寧莫之懲毛訓懲爲止憯莫懲嗟鄭亦訓止易君子以懲忿窒欲懲者止也漢儒傳易皆作徵字劉表始作懲而王弼從之徵有止音故宮徵字讀如祉漢書律志徵祉也

問豫之爲歆何也曰豫與射古文通用鄉射禮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鄭康成云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今文豫爲序孟子序者射也序之名取於習射古文或爲豫亦讀如榭說文無榭字則臺榭之榭亦當爲射蓋因習射以得名也詩于邑于謝王符潛夫論引作序則序與謝亦通矣豫之與射猶竺之與篤文殊而義同射有歆義則豫亦

訓猷矣釋言豫敘也郭注其義亦未了若知豫即序之古文皆从予得聲則豫之爲敘昭然察矣邵編修晉涵云豫猷猶易雜卦傳云豫怠也

問梏頲之爲直何也曰詩有覺德行緇衣引作梏鄭訓梏爲直春秋傳周道挺挺杜云挺挺正直也挺即頲字

問迪俶之爲作何也曰迪與動聲相轉故亦有作義說文妯動也迪妯文異義同詩崧高有俶其城傳云俶作也郭注邢疏俱失於徵引

問騭之爲陞景純但引方言證之攷洪範陰騭下民先儒本有訓升者郭何以不引曰此馬融之說東晉初古文孔

傳已行故不用馬義陞當爲升詩陟彼崔嵬君子攸躋傳皆訓爲升升本字陞俗字

問衛鬷假之爲嘉何也曰衛當爲褘褘與嘉同訓美故褘亦有嘉義鬷假與嘉聲皆相轉鬷者動之嘉也假者大之嘉也詩假以溢我說文引作誐誐嘉善也誐亦假之異文

問郡臻仍迺侯乃也郭氏謂迺即乃餘皆未詳可引伸其義否曰郡當爲君詩君曰卜爾春秋傳鬭廉謂莫敖曰君次於郊郢皆以君爲乃也乃有難義故春秋傳曰乃難於而臻亦難於至仍亦難於因也詩侯誰在矣侯服于周皆與乃同義

問艾之爲歷何也曰詩訪落云朕未有艾謂年少未歷事也庭燎云夜未艾亦謂五夜未更歷

問毖神溢愼也郭云神未詳神亦似有愼義曰說文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鄭康成注檀弓讀愼爲引則神愼二文音本相近義亦可通又詩閟宮有侐鄭訓閟爲神正義謂閟與毖字異義同竊意毖神一義溢愼又一義因毖又有愼義誤合爲一耳

問揚之爲續何也曰燕禮主人媵觚於賓注媵送也讀或爲揚檀弓杜蕢洗而揚觶注云禮揚作媵說文媵作賸賸物相增加也禮賓主獻酢畢乃有媵觚媵爵者則揚觶之

揚葢取義於續矣書立政以揚武王之大烈亦當訓續

問猷假之爲已何也曰猷之與已聲相轉假之訓已則經典數見之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注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爾詩烈假不瑕鄭讀烈假爲厲瘕訓瑕爲已謂爲厲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也正義謂瑕已釋詁文瑕之與已聲亦相近登假字亦讀若遐

問遏遾之爲逮何也曰遏卽曷字詩小雅曷云能穀傳云曷逮也遾卽噬字詩唐風噬肎適我傳云噬逮也此皆經典正文而景純不能疏通證明之故云景純於經術疎

問葢之爲裂何也曰鄭注緇衣云割之言葢也正義謂割

葢聲相近古者聲隨義轉聲相近者義亦相借尚書割申勸寧王之德割有葢義爾雅葢割同訓葢有割義皆取同聲之轉也

問邕支之訓載郭以爲皆方俗語又云未詳何也曰謝嶠謂邕字又作擁擁者護之載也古書載與戴通故謝訓爲擁護之義支之與載則聲相轉也

問浹之爲徹何也曰說文無浹字當作挾詩使不挾四方釋文有子燮子協二音郎此浹也毛訓挾爲達漢儒諱徹爲通通達義同荀子儒效篇盡善挾洽之謂神注挾讀爲浹

問淩之爲慄何也曰此當從樊光義樊本作淩謂冰凜也

慄當爲凓詩二之日栗烈說文作凓瀨凓瀨者冰寒也

問洵之爲龕何也曰龕與堪通洵本訓信信與堪義相因信其堪斯任也

問僁之爲聲何也曰說文僁讀若屑蓋僁與屑通漢書武帝紀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卽爾雅之僁也陸德明以爲動艸聲陋矣

問戎之爲相何也曰詩烝也無戎毛訓戎爲相此經典之明文孔疏不云釋言文邢亦失於徵引蓋叔明於小學本疏涉獵九經義疏亦未賅博如柢本也當引詩維周之氐郵過也當引詩不知其郵剹膠也當引春秋傳不義不暱

說文引作絧或作紉襄駕也當引詩終日七襄里邑也當引詩于豳之里威則也當引詩既有淫威遏止也當引詩無遏爾躬幾危也當引詩維其幾矣春秋傳利人之幾郃合也即洽字當引詩民之洽矣假作也當引詩有假其城

問檢之爲同何也曰檢當爲僉書堯典僉曰伯禹作司空傳云四岳同辭而對是僉爲同也郭本譌爲檢因以模范同等說之淺陋之甚

問陪闇之陪字說文無之當用何字曰本當爲陰論語高宗諒陰鄭訓陰爲闇說文亦訓陰爲闇皆據此文古書陰與音通左傳鹿死不擇音是也本借音爲陰後人妄加𨸏

郭景純不援引經典而望文生義由於未通六書之旨

問芾之爲小何也曰易豐其沛子夏傳作芾云小也詩茀祿爾康矣毛訓茀爲小則芾與茀亦通

問忯忯之爲愛何也曰古書忯與姼通漢書敘傳姼姼公主迺女烏孫孟康云姼姼惕惕愛也是孟所見爾雅本作姼姼矣說文忯愛也又云姼美女也或作㛵忯正字姼㛵皆假借字春秋傳多見疏也服虔本多作祇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祇同

問說文䙡字下引爾雅䙡䙡襀襀句今爾雅無其文何也曰說文無襀字當爲潰之譌潛夫論救邊篇洞洞潰潰當

何終極卽用此語今釋訓有云儚儚洄洄惛也儚儚卽上文之夢夢不應重出必潰潰之譌也洄洄或作徊徊見陸氏釋文景純亦讀洄爲韋音

問釋宮衖門謂之閎所以止扉又謂之閎何也曰止扉之閎蓋閣之譌說文閣所以止扉則許君所見爾雅本是閣字陸德明釋文於此閎字云本亦作閣

問鉼金謂之鈑鉼鈑兩字說文皆無之據陸氏釋文鈑本亦作版周禮職金云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是鈑當爲版也但未審鉼字所从曰鉼當作幷孟子王餽兼金兼金者幷金也說文釘字有錬鉼黃金之訓亦當爲錬幷俗誤加

金𥫗

問角謂之觷觷字說文未收大徐以意補入豈說文果有漏落與曰說文氐部有𦥛字卽釋器之觷氏有本義角亦有本末故治角字从氐許祭酒偶闕此注徐氏輒有增補失其旨矣

問骨鏃不翦羽謂之志郭以骨鉋當之於古書有徵乎曰儀禮旣夕記𩋐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鄭氏注志猶擬也習射之矢志矢見於禮經文甚明白鄭又引盤庚若射之有志證記文而諸家說爾雅者不能徵引蓋儀禮一經能通其義者尠也

問璪大八寸謂之瑑說文無瑑字何也曰說文瑑玉器也讀若淑卽此瑑字文異音同

問釋天濟謂之霽按洪範曰雨曰霽史記宋世家作濟則霽濟本一字曰說文雨部有霎字注云霽謂之霎此經霽字當爲霎之譌叔重引經典往往不顯書名如詞之訃矣烝然鯙鯙鱣鮪鮁鮁一之日滭冹雨雪瀌瀌不云詩水曰潤下不云書地反物爲祅不云春秋傳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不云周禮足躩如也趨進趩如也寢衣長一身有半不云論語戶牖之閒謂之扆闉謂之樀一達謂之道四達謂之衢裳削幅謂之纀不云爾雅此霽謂之霎必古

本爾雅之文當據以訂郭本之誤

問祭山曰庪縣釋文云庪或作庋又作𢊁庪庋𢊁三字說文皆無之不審許君意云何曰周禮犬人職云凡幾珥沈辜鄭司農讀幾爲庪引爾雅祭山曰庪縣爲證是先鄭以庪當幾字許君之意當亦不殊陸氏釋文云或作𢊁則庪之譌也又周禮肆師職云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爲祈則幾祈同音亦同義管子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謂庪縣之羊也

問釋地陵莫大於加陵郭云所在未聞不識猶可攷否曰淮南人閒訓昔厲公合諸侯於嘉陵嘉與加同卽春秋之

柯陵也杜元凱云鄭西地柯加聲相近

問小山岌大山峘釋文有桓袁恒三音如用桓袁兩音則字當从亘如用恒音則字當从亙說文無峘字不審所从

曰予族子坫嘗引晉書地道記恒山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岌號飛狐口證峘卽恒之譌此證甚分明大山宮小山卽南嶽之霍山則小山岌大山爲北岳之恒山審矣郭訓岌爲高過亦未然說文岌作馺馺馬行相及也山相及有緜亙之象故以恒得名俗人妄加山旁或誤讀爲桓音陸德明疑而兩收之

問左右有岸厒厒厒字說文所無未審所从

曰厒蓋厎字之

譌說文屋閉也从尸劫省聲山左右有岸似尸之閉故以得名俗師不通六書誤作𡾊或作㞬皆非也釋文𡾊尸閣反或作口閤反　予謂當爲口閤切乃與韻協

問岵屺之名詩傳與爾雅說文互異未審孰是曰父尊母卑屺必小於岵岵之言護也山有艸木所庇者廣也屺或爲紀紀之言基也又爲峐峐之言荄也基荄初具未有枝葉也毛公詁訓往往爲後師所亂如崔嵬砠二名亦與釋山之文違反皆當以爾雅爲正也

問盂狼尾唐石經作孟或疑石刻爲誤然否曰玉篇艸部有⿱艹盂字亾叀切　訓爲狼尾艸卽此經孟字後人加艸耳今

監本毛本皆作盂字形相涉而譌攷唐石經及鄭樵本皆是孟字可證宋時猶未誤也石經異於刊本者如澤烏蘈刊本作蘾葶麻毋刊本作葶味莖著刊本作菋燕白脰烏刊本作烏鸒白鷺刊本分楊烏爲二字鳶烏醜烏鵲醜刊本烏皆作烏鷹大鷹刊本鷹作鷹皆當據石本以正今本之譌金石文字記乃轉以石本爲誤斯不然矣

問莌一名雀弁是何艸曰廣韻莌耎也說文木耳一名䓴雀弁豈木耳之別名乎

問蘾爲烏蘈蕛爲荛芰藈爲荛葵注皆未詳願聞其審曰蕛郎白蘞見於玉篇詩云蘞蔓于野者也孫星衍引本艸

云白斂一名菟核核本有荄音則斂之爲蘞審矣釋艸一篇釋蘞者三見一云皤蒿一云由胡與此而三郭惟釋皤蒿爲白蒿餘皆闕之以夏小正證之由胡皤蒿本是一物則菟葵疑卽皤蒿矣或云菟葵者款冬也與下文菟葵顆凍一物烏蘞疑亦蘞蕪之類篇中又有澤烏蘞一條郭云卽上蘞也

問廆爲懷羊是何物曰按類篇芋之惡者曰廆疑卽此也張衡西京賦戎葵懷羊

問淔灌是何艸曰李登聲類以淔灌與茵芝爲一物

問薔虞蓼疏謂薔一名虞蓼然否曰此某氏之說毛詩正

義曾引之說文訓參為朁虞則當於虞字斷句

問菆蚍衃注引謝氏說謝未知何時人曰詩東門之枌疏先引舍人說次引郭氏說次引謝氏說謝必在郭之後陸氏釋文稱陳國子祭酒謝嶠撰爾雅音當即其人也邢疏采自詩正義後來校書者又依邢疏攙入注文

問蔨鹿藿之蔨說文作蔍蔍讀若剽蔍蔨二字形聲全別未審何從曰文字當從許氏然其致誤亦有由春秋楚子麇卒穀梁作卷卷麇聲相近蓋因蔍讀為麇又以聲轉為蔨爾雅艸又云蔍麃豈亦鹿藿之別名歟郭以麃為蔍苺

問薃侯莎其實媞疏以侯為語詞然否曰說文莎鎬侯也

當於矦字斷句說文無蒚字當爲滈後人妄加艸耳滈鎬古文通荀子議兵篇湯以薄武王以滈注滈與鎬同史記爲吾遺滈池君卽鎬池也夏小正媞滈字並从糸旁

問說文蘬薺實也今據釋艸薺實自名蒫而蘬爲蘢古之大者說文殆誤矣曰吾友江叔澐篤信許氏亦疑此條有譌予謂蘬蒫之文上下相承許祭酒所見本當是蒫在蘬上蘬爲薺實則蒫爲蘢古之大者矣蒫卽差字蘢古葉大下垂有參差之象

問釋艸以黂爲枲實據禮記閒傳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喪服傳云苴者麻之有蕡者也牡麻者枲麻也枲亦

麻之名而有蕡爲苴無實爲枲謂枲爲麻可也謂蕡爲枲實似非其倫曰周禮籩人疏云枲本無實解蕡爲枲實者舉其類耳儀禮疏亦云枲是雄麻蕡是子麻爾雅云蕡枲實者舉類而言若圜曰簞方曰笥而鄭注論語云簞笥亦舉其類也此二條邢疏失引

問萹苻止是何艸曰萹苻卽貫眾本艸有明文止當屬下讀萹苻也止濼也貫眾也一物而三名也土夫王藄月爾亦一物而三名王藄蓋藄之大者猶艸有王芻魚有王鮪耳郭必讀三字爲句分爲二物蓋泥於女蘿馬舄之例謂三四名必重文其實未必然也陸德明引說文藄土夫也

與今說文不同陸所見猶是唐初本當取以正郭注之失

問蔆蕨攈之攈釋文音以悲反蓋从麇聲而兼存孫炎居郡居羣二音則字當从麇不審宜何從曰說文手部有攈無攈當从孫叔然音作攗字凡艸木蟲鳥之名多取雙聲疊韻釋艸一篇如英茪薢茩鼎董蓫薚荎藸极稃卬鉅銚芞之類皆雙聲蕨攈亦雙聲故知攈爲轉寫之譌又攷說文廣雅皆以薢茩爲蔆芰之別名獨釋艸薢茩與蔆分爲兩條薢茩卽英茪蔆卽蕨攈說者疑之予謂英茪與蕨攈聲相近其實一物而四名也

問蘵百足是何艸曰說文無蘵字蓋卽戠也說文戠山韭

百足殆山韭之別名歟

問菆小葉之菆有兩音一爲豬葉反則字當从耴一爲阻菑反則字當从取陸氏疑而兩存之顧聞其審曰說文有菆無菆菆乃傳寫之譌史記鯫生說我服虔以爲小人貌鯫與菆皆从取聲亦得有小義春秋傳蕞爾國杜云蕞小貌說文無蕞疑即此菆字

問檴櫜含之義曰此當連下華荂爲一句檴當爲檴說文檴即樗之異文讀若華故與華同訓櫜當爲㯻讀胡感切說文㯻木垂華實㯻與櫜字形相涉而譌耳含與𢎘同說文𢎘艸木之華未發圅然讀若含此三者皆華荂之別孫

季仇讀槖爲易甲坼之坼解檴亦與予異然以三字連下句讀則先得我心矣景純注葯茇義亦不了予謂茇當爲茇說文葯茇也茅根也茇艸根也葯茇連下荄根爲句葯茇荄皆根之異名檴槖含皆華萼之異名

問輔小木何木也曰予弟晦之云詩山有扶蘇毛云扶蘇扶胥小木也扶輔聲義皆相近長言爲扶蘇急言爲輔孔沖遠以爲釋木無文不知小木即木之名也

問狄藏槔貢綦杭繫梅枓者聊十一字郭惟解杭爲繫梅餘皆未詳何也曰石經藏爲臧狄玉篇廣韻皆作楸楸臧槔也樊光本槔作㮘說文㮘木也疑即臧槔矣貢綦疑與

杭䰍爲一物聲相近也梅字當屬下句謂梅之枏者名聯也景純斷句似失之

問周禮壺涿氏以牡橭午貫象齒杜子春以枯榆當之然否曰杜橭卽無姑牡無聲相近易枯楊生稊鄭讀枯爲姑謂無姑山榆也稊鄭本作荑荑木叓生讀如夷謂山榆之實爾雅之文皆出六經景純於經義甚疏故失於徵引

問樸枹者謂櫬采薪采薪卽薪諸家讀法不同解亦互異當主何說曰謂當從舍人本作彙連上句讀謂樸之枹者名彙也說文彙作𩔒亦卽蝟字本从胃得聲故譌爲謂也櫬采聲相近櫬亦名采薪又名卽薪與櫬梧之櫬名同而

實異

問大而皵楸小而皵榎釋文皵或作擻擻皵似皆俗字曰攷工記老牛之角紾而昔鄭司農云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觕理錯也此皵亦當爲錯或省文作昔其从皮者經師附益也

問枹遒木魁瘣郭以五字爲句義似不了曰此本二物而郭誤合之枹一名遒木遒訓聚聚木叢木也魁瘣別爲一句即瘣木魁其別名耳

問蛂蟥蛢郭云江東呼爲黃蛢邢疏謂蛂一名蟥蛢然否曰說文蛢蟜蝗以翼鳴者攷工記以翼鳴者鄭君注發皇

屬發皇即爾雅之蛂蟥也古書从犮與从發之字多相通說文蛂讀若撥國語王耕一墢或作坺詩鱣鮪發發說文作鮁鮁此亦以發皇爲蛂蟥蟥皇音同蛂蟥一名蛢注疏斷句非是

問邢疏蠸輿父一名守瓜蠸輿父豈三字名乎曰此見莊子至樂篇瞀芮生乎腐蠸司馬彪注蟲名爾雅云一名守瓜蓋此蟲名蠸又名輿父邢叔明未檢莊子不能得其句讀也

問郭注莫貈螳蜋蛑既以石蜋當之又譏孫叔然引方言說此義亦不了何也曰螳蜋即螳蠰叔然注已失傳據方

言螳蜋謂之髦或謂之虰或謂之芊芊髦卽蛑之轉芊芊卽莫貈之轉則叔然所引信而有徵矣說文貈卽狐貉之貉貉有陌音莫與貉古文又通用則莫貈異文而同音莫貈猶莫莫亦猶芊芊也景純未喻古音故譏其不了

問蛭蝚至掌是何物曰此卽釋魚之蛭蟣本艸水蛭一名蚑一名至掌

問密肌繼英釋蟲釋鳥二篇俱有之郭氏皆未之詳究係何物曰周禮赤犮氏凡隙屋除其貍蟲注貍蟲䗪肌蛷之屬密肌疑卽肌蛷也說文𧓓多足蟲也或作蛷

問鳽鵁字从幵釋文所載謝郭字林諸音皆不相近何故

日古本作裨笠淮南說林訓烏力勝日而服於雛禮高誘注雛禮爾雅謂裨笠羅時晨鳴人舍者鴻烏皆畏之高氏後漢人所見本尙是裨字雛裨音相近禮笠聲相轉也今本字从井葢卑之轉而諸家音猶从卑聲謝氏讀符悲切讀鵜爲裨也

問虩白虎之虩釋文有下甘亾狄二切此字从甘何緣有亾狄之音曰虩當爲虪字之譌說文虪白虎也从虎昔省聲讀若冖與亾狄切相合从甘之字說文無之其誤始於字林

問威夷長脊而泥郭訓泥爲少才力何也曰泥當爲䦵聲

相近而借用也說文闒智少力劣也漢書或作茶古音爾與尼相近易繫于金柅說文作檷詩飲餞于禰韓詩作坭書典祀毋豐于昵謂禰廟也俗人不通古音乃於爾旁著人讀爲奴禮切又省作你不知奴禮切乃爾之正音故爾轉爲乃籋从爾聲而音轉爲尼輒切也

問犬生三猣二師一玂景純謂與豬生子義同名亦相出入今按豕子之名惟二師與犬同豵猣聲尙相近而說文無猣字何故曰猣當爲猥字之譌玉篇猥犬生三子也景純本譌作猣疑與豕豵音相似傅會不足信

問毛公說詩訓詁皆取爾雅而文字與今本多有異同何

故曰毛公所見爾雅勝於今本如艸木蟲魚增加偏旁多出於漢以後經師而毛公猶多存古夫不桔鞠脊令卑居之屬皆當依毛本改正者也丁丁嚶嚶相切直憲憲洩洩制法則見於鄭箋而毛無之此類爲叔孫通梁文輩所增無疑也以衣涉水爲厲由膝以上爲涉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目上爲名此又後人采毛義以益之非爾雅本文也陽湖孫季仇謂周公著爾雅一篇後人分爲釋詁釋言諸目而以意附益之陸德明以釋詁一篇爲周公作蓋誤會張揖之旨其實十九篇中皆有周公正文釋詁一篇非無後儒增入斯爲篤論矣

問廣雅北辰謂之天堂天淵謂之紐茲妃星謂之天堂天淵謂之三淵此數語似有舛譌曰天堂天淵前後重出必是轉寫之誤竊意上天堂爲天皇之譌下天堂則大當之譌也北極最尊者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故云北辰謂之天皇也御覽引樂汁圖云大當正妃也注云大當鉤陳末大星唐碧落文大當叶曜中闈以睦正用樂緯語故知妃星謂之大當也天淵謂之三淵疑指天潢而言紐茲未詳

錢大昕箸

答問八

問許叔重說文解字十四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不見於經典者幾十之四文多而不適於用竊所未喻曰今世所行九經乃漢魏晉儒一家之學叔重生於東京全盛之日諸儒講授師承各別悉能通貫故於經師異文采摭尤備姑即予所知者言之如塙即易確乎其不可拔之確昏即括囊之括彼即跛能履之跛捊即裒多益寡之裒扴即介于石之介朁即朋盍簪之簪椯即觀我朵頤之朵覞即虎

覞眈眈之眈儵卽其欲逐逐之逐輔卽咸其輔頰舌之輔睇卽夷于左股之夷蚗卽婦子嘻嘻之嘻趑卽其行次且之次論語造次必於是亦从此檷卽繫于金柅之柅趣卽漸進之漸嬬卽歸妹以須之須菩卽豐其蔀之蔀豐卽豐其屋之豐孿卽極深研幾之研案卽探賾索隱之索賾卽天地定位之定周禮奠繫世亦从此匊卽書方鳩僝功之鳩敫卽明明揚側陋之揚禷卽類於上帝之類攴卽扑作教刑之扑匐卽詢于四岳之詢䭬卽稽首之稽偰卽稷契之契蒔卽播時百穀之時敷卽典朕三禮之典八卽分北三苗之北敂卽翕受敷施之施絲卽粉米之米脞卽叢脞之脞會卽厥貢檿絲之

縻潏郎沱潛既道之潛臨郎岷山導江之岷嶼郎四隩既
宅之隩楨郎若顛木之顛怡郎不匿厥指之指彤郎高宗
彤日之彤昱郎翌日乃瘳之翌郁郎王來自奄之奄驢郎
盧弓之盧䗧郎詩參差荇菜之差覗郎左右芼之之芼蒿
郎于以湘之之湘鬵郎維錡及釜之錡黹郎素絲五紽之
紽徐郎舒而脫脫之舒昈郎佇立以泣之佇跔郎母氏劬
勞之劬飆郎北風其涼之涼㥏郎憂而不見之憂娩郎燕
婉之求之婉橋郎椅桐梓漆之椅濤郎綠竹猗猗之竹邲
郎有匪君子之匪䣉郎且往觀乎之且嫙郎子之還兮之
還緬郎葛屨五兩之兩媞郎好人提提之提揅郎彼汾沮

洳之洳茉卽椒聊之實之椒𧺆卽獨行睘睘之睘聱卽五
黎粱輈之黎𤚵卽蒙伐有苑之伐襗卽與子同澤之澤嫽
卽佼人僚兮之僚𨓈卽神之弔矣之弔龔卽雨雪霏霏之
霏𣿮卽載渴載飢之渴曷卽節彼南山之節愓卽我心憂
傷之傷淍卽不敢馮河之馮畀卽弁彼鸒斯之弁疛卽惄
焉如擣之擣扚卽予忖度之之忖哭卽無拳無勇之拳嬥
卽侊侊公子之侊𥌒卽監亦有光之監𤕰卽無將大車之
將腌卽有渰萋萋之渰楑卽天子葵之之葵𩜋卽如食宜
饇之饇鬺卽綢直如髮之綢𢿫卽其麗不億之麗𩀌卽白
鳥鶴鶴之鶴奎卽先生如達之達弄卽于豆于登之登嘗

郎篤焉公劉之篤怋郎以謹惛怓之惛齊郎天之方懠之懠
桼郎荏染柔木之荏疹郎瘨我以旱之瘨懇郎旣成藐藐
之藐鄙郎出宿于屠之屠扔郎仍執醜虜之仍奔郎佛時
仔肩之佛睢郎烝烝皇皇之皇猶郎百祿是遒之遒挻郎
松桷有梴之梴傿郎春秋鄭伯克段于鄢之鄢闓郎隧而
相見之隧衛郎帥師之帥屰郎去順效逆之逆鄧郎觀魚
于棠之棠戠郎伐戴之戴劇郎工則度之之度讐郎鄭伯
人許之許郗郎温原絺樊之絺聸郎祝聃射王之聃嬴郎
不疾瘯蠡之蠡隶郎涖盟之涖彶郎生急子之急像郎余
心蕩之蕩摠郎批而殺之之批穀郎穀於菟之穀爪郎築

臺臨黨氏之黨（讀如掌）鄭卽盟於葵邱之葵趣卽作爰田之爰戰卽終朝而畢之畢[illegible]卽韅靷之韅跀卽刖鉞莊子之刖徎卽匹夫逞志之逞宔卽作僖公主之主蹞卽請食熊蹯之蹯琀卽來含且賵之含鄝卽舒蓼之蓼菡卽埋諸馬矢之矢瘤卽三進及溜之溜眯卽提彌明之彌䇓卽寡君須矣之須鋙卽西鉏吾之吾耵卽鄭公孫輒之輒玎卽君出自丁之丁[illegible]卽四翣不蹕之翣[illegible]卽轡之柔矣之柔鄰卽馮滑之馮盤卽罪戾是懼之戾垒卽糞除之糞[illegible]卽蘧氏之篕之篕[illegible]卽祭公謀父之祭[illegible]卽周走而呼之周嫥卽琴瑟專壹之專鄟卽乾祭之門之乾[illegible]卽使髡之之髡

緆郎渴犨之渴偈郎及者何累也之累疏郎怴也之怴聒
郎卒怗荆之怗嗇郎賁渾之戎之賁覽郎視歸乎齊侯之
歸劓郎禮記恭敬撙節之撙薹郎悼與耄之耄宭郎羣居
五人之羣篚郎不同橢柵之橢舑郎毋嘿羨之嘿欸郎笑
不至矧之矧猝郎大夫曰卒之卒𤡟郎四足曰漬之漬夋
郎拜而蔞拜之蔞䝁郎瞿瞿如有求之瞿佽郎畏厭溺之
溺抴郎負手曳杖之曳蔓郎寢苫之苫顛郎不為魁之魁
儗郎疑女於夫子之疑通郎喪之有踊之踊癖郎辟癰之
辟迴郎山澤列而不賦之列迻郎移之郊之移延郎其器
疏以達之疏䄷郎鈞衡石之石斛郎角斗甬之角筩郎具

曲植之曲籧卽籧篨之籧篨卽命國儺之儺霓卽天多沈
陰之沈亥卽黼黻文章之文霧卽其音羽之羽嬰卽是察
阿黨之阿僟卽數將幾終之幾繪卽夏則居橧巢之橧䠧
卽則烏不獢之獢匋卽器用陶匏之陶盜卽玉藻十有二
旒之旒縣卽繭繭之繭脜卽柔色以溫之之柔餕卽免菟
之免沠卽濡魚醢醬之濡䙖卽朝玄端之䙖敓卽疏屏之
疏鬍卽夏后氏楬豆之楬牒卽聶而切之之聶縪卽其聲
嘽以緩之嘽傷卽嘽諧慢易之易姁卽煦嫗覆育之煦賈
卽囘邪曲直之囘鄴卽封黃帝之後於薊之薊轋卽其輔
有裧之裧趌卽頃步之頃達卽率性之謂道之率叔卽陷

附之附鬼即睨而視之之睨傲即行險以儌倖之儌侶即序昭穆之昭穆即恂慄之恂薆即合卺而酳之卺璪即縝密以栗之栗惰諝皆即周禮府史胥徒之胥婗即女奚之奚龔即匪頒之頒醯即盎齊之盎蕿即淚蒲之淚楃即帷幕幄帟綬之幄黦即夏纁玄之纁翣即教帗舞之帗翇即教皇舞之皇撻即恤民囏阨之囏娓即以嬂詔王之嬂墠即騂剛用牛之騂誋即以詔辟忌之忌瓛即公執桓圭之桓趧即鞮鞻氏之鞮兆即掌三兆之兆條即龍勒條纓之條揖即犬複尾櫜疏飾之疏蕢即素車棼蔽之棼軿即苹車之苹之苹倗即爲邦朋之朋鏃即夫遂取明火之遂遂

卽諸侯邦交之交枒卽輪牙之牙軖卽雖敝不匡之匡橾卽捎其藪之藪榷卽參分較圍之較絹卽刺兵欲無蜎之蜎瑒卽祼圭尺有二寸之祼珇卽駔琮七寸之駔艆卽弓之畏之畏撎卽儀禮賓厭介之厭粈卽朱羽糅之糅搞卽苴經大鬲之鬲投卽坔用塊之坔酌卽酳尸之酳匙卽論語鮮矣仁之鮮捆卽因不失其親之因戫卽郁郁乎文哉之郁蹎卽顛沛之顛邎卽行不由徑之由敕卽策其馬之策柧卽觚不觚之觚𨾴卽弋不射宿之弋攩卽君子不黨之黨諰卽愼而無禮則葸之葸晵卽啟予足之啟懙卽與與如也之與纔卽紺緅之緅坿卽附益之附衜衛皆卽不

踐迹之踐詧卽察言而觀色之察劵卽無倦之倦隤卽溝
瀆之瀆譎卽譎而不正之譎傆卽鄉原之原簙卽博奕之
博受卽孟子野有餓莩之莩踤卽卒然問曰之卒潰卽擴
而充之之擴郤卽蓋大夫之蓋曈卽隱几而卧之隱婞卽
悻悻然之悻䤄卽以釜甑爨之甑蘍卽艸木暢茂之暢憭
卽瞭了瞭爲之瞭恧卽忸怩之忸忞卽自怨自艾之艾嬖
卽草莽之莽業卽僕僕爾亟拜之僕屡屡亦卽僕僕也訛
卽人皆曰訑訑之訑歎卽自視欲然之欲㬉卽摩頂放踵
之踵狺卽以言餂之之餂埱卽爾雅俶落權輿之俶訪卽
掔仍之仍㲉卽咎呰之呰僭卽鬱陶繇之繇㙄卽侈侈之

修豨即狃復之狃還即駬傳之駬𡛷即怟怟惕惕之怟相即楈諝之桊之楈埸即墳大防之墳潐即水醮日唇之醮荒即朮山薊之朮芓即芓麻母之芓萀即莞苻蘺之莞苦即栝樓之栝芫即杬魚毒之杬杌即栲山樗之栲櫾即柚條之柚柍即時英梅之英闟即長脊而泥之泥又如渾沒即觱發之異文溧瀨颲颲皆即栗烈之異文得𢓜即甹夆之異文篸縒即參差之異文彳亍即蹢躅之異文遺遺即撌瀆之異文丂丂即節奏之異文趁邅即屯邅之異文招榣即招搖之異文哥名即歌謠之異文蔽獺即蒯聵之異文偍儶即提攜之異文嫛婗即嬰兒之異文揃搣即翦滅

之異文弓瞫卽蕑茝之異文营藭卽鞠窮之異文峙躇卽
踟躕之異文跌踼卽佚宕之異文醮顇卽蕉萃之異文今
人視爲隱僻之字大率經典正文也經師之本互有異同
叔重取其合乎古文者稱經以顯之其文異而義可通者
雖不著書名亦兼存以俟後人之決擇此許氏所以爲命
世通儒異於專已守殘黨同門而妒道眞者也
問說文頞好貌詩所謂頞首今詩無此文何也曰許氏引
詩往往不舉全文如詁訓卽古訓是式頞首卽螓首蛾眉
螓與頞文異而義同也釋蟲云蚻蜻蜻郭讀蜻如情與螓
聲近頞讀疾正切聲亦相近古文蜻與竫通故蜻或作頞

問古者鼎有扃有鼏士喪禮有抽扃取鼏之文注謂加扃於鼏上則扃與鼏非一物矣今文扃爲鉉鉉卽扃也說文以鼏與鉉爲一似與禮文乖刺曰說文鼏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冂聲又引周禮廟門容大鼏七箇則叔重固讀若扃未嘗讀若冂也冂與冋同鼏卽扃之異文易謂之鉉鉉又扃之轉聲古音姑泫切也鼏从宀所以覆鼎此別是一字叔重於鼎部蓋兼收之學者多聞鼏少聞鼏疑爲重出而刪其一又以莫狄切注於鼏字之下此二徐輩之誤非叔重元本如是也石部碬字訓厲石引春秋傳鄭公孫碬字子石文从叚不从段也徐氏誤以爲乎加切乃改篆文

从叚借之叚亦此類也

問說文有不宜有也引春秋傳日月有食之爲證按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有字从月不从日叔重乃似未讀春秋者何故曰漢儒說春秋以爲有者不宜有之辭如有蜚有蜮有鸜鵒來巢有星孛入於北斗之類皆是日有食之月食之也不言月食而言有食之者扶陽抑陰之義亦見其不宜有也說文有从月以月食日爲不宜有正與春秋義合許氏引經往往以已意足成其義如圛升雲半有半無本解洪範曰圛之文而後人乃以圛圛升雲爲句疑爲逸書竊意此文當云春秋傳曰日有食之月食之後人妄有

改竄遂失其旨耳春秋不書月食三尺童子知之以五經無雙之大儒而謾不省憶必不然矣

問孟子母仉氏相傳讀如掌說文卻未見此字且从人从几何以有掌音曰說文反爪為爪爪與掌同音隸變爪為仉非真从人从几也春秋傳莊三十二年公築臺臨黨氏哀十一年僕於黨氏之溝先儒讀黨為掌黨氏蓋出任姓而仕於魯者孟母當亦黨氏之族爪與黨文異而實同也

問說文訓德為升未審其義曰古文德與得通公羊傳登來之也齊人語以得為登登與升同義

問說文訓沑為水吏何也曰水吏不見於經典當是水文

之譌廣韻蹜沑水文聚於易物相雜爲文凡从丑之字粈飷皆爲雜飯則沑爲水文審矣木華海賦葩華踧沑李善注踧沑蹙聚也踧沑卽蹜沑

問左塾右塾見於尙書家塾術序見於學記門側之堂謂之塾釋宮文也說文無塾字何故曰後漢書王莽令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埻則埻卽塾也說文埻从土臺聲臺讀如純純塾聲相近故孰亦从臺得聲埻者射臬之名古之男子無不習射故常設埻於門側而堂以是得名後儒不通古音誤分埻塾爲兩文而音讀亦異徐鉉又於土部增入塾字世遂無識埻

字者矣

問說文豕字下云今世字誤以豕爲彘以彘爲豕何以明之爲豚琢从豕蠡从彘皆取其聲以是明之徐鉉未詳其語疑爲後人所加信乎曰此許君辨當時俗字之譌非後人所能加但轉寫有譌混耳漢時隸書多不正啄琢本从豕聲而誤从豕蠡本取豕聲而誤从豕若婁機所舉韓敕碑張公神碑楊著碑陰劉寬碑陰涿字皆从豕亦以豕爲豕之證也故特於此辨之以彘代豕恐與豕相混後人妄改豕爲豕而其義晦矣

問說文殺从殳杀聲徐常侍謂杀相傳音察未知所出此

字豈从乂而朮聲平曰朮不成字字當从古文作帠帠本
古文肆字尙書肆類于上帝古文作𢊁从兩帠與帠通肆
與殺聲相轉故論語檀弓皆有肆諸市朝之文殺从殳帠
聲古文又作帠卽借肆爲殺耳隸楷變帠爲杀非別有杀
字徐氏謂相傳音察蓋因佛刹字刹本剎之譌與殺義無
涉今本从乂从朮之杀後人妄作非許祭酒之旨也
問說文稀从禾希聲徐鉉謂說文無希字當从爻从巾巾
象禾之根莖其義如何曰說文稀莃睎皆取希聲明有希
字周禮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鄭氏讀希爲絺希卽古
文絺也古文絺綌皆从巾今本說文有紛無希蓋轉寫漏

落徐氏巾象禾根莖之說穿鑿不足信

問說文訓柴爲識未審其義曰釋詁呰與茲斯咨已並訓爲此呰語絕之詞楚詞招魂些字即呰之異文許君以呰爲呰苛字呰爲呰窳字而以柴爲楚些字大徐不知些即柴之俗而別補些字非也

問說文叜从又从灾灾與叜義不相應故疑而闕之許君所闕今亦可引申其義否曰先儒說詩以幼爲冥長爲晝則老爲夜矣叜之言宵昏昧無所見也然則叜當从宵省聲學記宵雅肄三注云宵之言小也又足以謏聞注亦云謏之言小也叜宵同義雖由意揣或未悖古訓歟或云叜

郎叟字禮記食三老五叟於太學蔡邕以爲五叜列子黃帝篇禾生子伯宿於田叟商邱開之舍注云叟當作叜史記韓世家虜得韓將鯁申差徐廣曰一作鰒晉人法帖亦書嫂爲㛐叜與叟通似非無徵然說文叜叟二字分在兩部幷而一之非許意也

問說文戠从戈从音而闕其義攷易朋盍簪虞翻本簪作戠戠叢合也然與从戈之義亦未協如何曰戠與埴同義說文埴黏土也禹貢厥土赤埴墳鄭康成本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攷工記摶埴之工鄭亦訓埴爲黏土是埴戠同物也弓人職云凡昵之類不能方注故書昵或作樴杜子

春讀爲不義不暱之暱或爲䵒䵒黏也玄謂樴脂膏膩敗之膩膩亦黏也埴與膩䵒與樴文異而義同皆取黏䵒之意也詩俶載南畝凡三見鄭皆讀爲熾菑方言入地曰熾反艸曰菑熾卽戠也戠菑卽俶載之轉或譏鄭好改字此未達於古音也土之黏者曰戠必以耜入之詩三言俶載其上文或云覃耜或云畟耜或云有略其耜故知熾菑當用鄭義毛公傳不訓俶載意當與鄭不殊以俶爲始出於王肅雖本釋詁未必合毛意也　人戠曰戠猶之治亂曰亂故其文从戈而取意省聲許君所闕請以鄭義補之

問說文戹行戹戹也讀若僕文从夂而未得从尸从入之

義故許君闕之曰尻當爲屑之省屑屑與层层義相近孟子僕僕爾亟拜郎层层之異文也

問說文𦤎宀宀不見也字書無𦤎字未省何从曰此字經典無之許君又不言其所从存而不論可也無已則姑妄言之葢从日从萈省萈古文宀宀不前不精也冂遠也宀部有𡨄𡨄字亦訓𡨄𡨄𡨄不見莊子逍遥游篇窅然喪其天下郭象讀武駢反當即𡨄字之譌

問說文𠃨部有𠃨字注闕其義唐韻亦無音何也曰此𠃨之籀文乾籀文作乾郎从此字叔重注當有籀文字傳寫遺失後人疑爲別一字而妄加闕字於下幷非徐氏之舊

矣
問說文瓬讀若抵破之抵徐鉉謂抵音瓦字書無从手从瓦之字不知大徐何據曰廣雅鼓𦁻謂之柢此字當从木旁然亦漢魏閒俗字不可以證說文葢古人言讀若者往往卽用本字而以方俗語曉之高誘注淮南書屈讀秋雞无尾屈之屈易讀河閒易縣之易是其證也瓬破當是漢人方言如春麥爲䴭之類徐氏疑讀若者必異文輒改瓬爲柢不知說文元無柢字也以是推之諸部言讀若字爲後人竄易者諒不少矣

問說文弔从人持弓會敺禽近儒譏其穿鑿而遠於理信

有是乎曰嚚嘗讀吳越春秋而知許君之可信其言曰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朴質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此陳音之言與孟子上古親死委壑之說略同爲人子者既挾彈以防禽獸之害則弔者各持弓以助敺禽又何怪焉後人罕讀古書輒譏漢儒爲妄作不知古人淳厚各尊所聞未嘗有鑿空之論也

問說文婎字注云姿婎姿也此語解難曰姿婎即姿睢之異文姿與恣通釋姿婎爲恣義也

問說文伶訓使何也曰詩寺人之令韓詩作伶伶云使伶也

許君蓋用韓義

問說文訓褮爲鬼衣褮字未見所出曰士喪禮幎目用緇鄭讀幎爲葛藟縈之之縈而許亦讀褮如葛藟縈之則褮卽幎也幎者覆面之衣小歛所用故有鬼衣之稱

問釋詁孟勉也郭注云未聞按班孟堅幽通賦盍孟晉以迨羣曹大家服虔並訓孟爲勉景純何以不引當以六經無明文故邪曰書洛誥汝乃是不蘉蘉莫剛切孔馬鄭王皆訓爲勉而說文爾雅俱無蘉字蓋卽孟之轉聲戰國有芒卯淮南子作孟卯是孟有芒音也莊子孟浪之言徐仙民音武黨武葬二切亦芒之上去兩音也古文尚書必有作孟字者孟轉爲蘉猶蠠沒轉

爲密勿經師授受文字互異各有所自自熹平勒石以後
文字漸趨畫一而古文古訓之失傳者多矣
問易詩斖字崔靈恩改从娓是已然此字之譌必非無因
疑卽釁字釁分聲古文微相轉或聲卽近娓周禮釁鄭司
農多讀爲徽爲有文飾之義徽音亦近娓此豈斐之假借
而後人字誤作斖案晉書及沈約宋書凡嫌釁字俱已作
亹也曰亹卽釁字其从文者後人妄增開成石經及宋板
易詩絕無作斖者廣韻亹下重出斖字注云俗此其證也
先鄭讀釁爲徽徽从微省微與尾古文通用周官之嬍卽
說文之娓詩誰侜予美韓詩作娓娓卽嬍也娓讀若媚與

今人讀異舋媺古今字媺訓美同訓亦必同音後人讀徽許歸切因轉舋爲許覲切失先鄭之音矣古鐘鼎文眉壽字多作舋或作亹楊南仲謂舋眉古同文眉轉爲門詩鳧鷖在亹是也門又轉爲勉詩勉勉我王荀子引作亹亹是也亹者舋之省隸變爲亹只是一字而後人分而二之猶卞與弁只是隸體之變而後人二之矣嘗見顏師古等慈寺碑有亹亹恆沙句亹亹卽亹亹可證舋亹非異文予又疑舋鐘字亦當讀如門之去聲詩維麋維芑說文作舋舋聲方言秦晉器破而未離謂之璺璺音問今吳人正讀如問當是古音之僅存者璺卽舋也

問春秋傳實沈主參參爲晉星閼伯主辰辰爲商星於天文參在西方商在東方故楊子雲云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說文訓參爲商星何昧於天象乃爾曰讀古人書先須尋其義例乃能辨其句讀非可妄議如此文本云參商星也參商二字連文以證參之从晶本爲星名非以商訓參承上篆文參故注不重出說文十四篇中似此者極多如肸響布也湫隘下也詁訓故言也昧爽旦明也𤒺燧候表也顡癡不聰明也皆承上篆文以足句諸山水名云山在某郡水在某郡者皆連上字讀之古書簡而有法麤心人未易通曉句讀之未分而哆口譏之是惑之甚也予友朱

學士竹均重刊說文撰序一篇頗取予說問徐鼎臣世稱精於小學其校定說文新附四百餘字大半淺俗且如喚卽奐晬卽卒櫂卽濯荀卽郇藏卽臧幢卽童蹉跎卽差池逍遙卽消搖艅艎卽餘皇鼎臣既已知之而率意坿益何其自相刺謬乃爾曰大徐雖疏於經學然能尊信說文固已加人一等乃攻其所增多委巷流傳鄉壁虛造之字至若梵剎僧塔西域之野文敘釧襖衫閨閤之俗號勘辦椿打出於吏牘拋攤賭謎行於街談欲以補斯籀之遺點蒼雅之籍雖小夫猶知其不可矧在究心小學者乎觀其進表云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

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乃知增入俗書出於太宗之意鼎臣覊孤疏遠處猜忌之朝不敢引古義以力爭而開於江中微見其旨千載以下當原其不得已之苦心也而張謙中輩乃據新附字以爲正文又未喻大徐之微指矣

潛研堂文集卷十二

錢大昕著

荅問九

問太史公三代世表謂堯舜禹稷契皆出黃帝稷契與堯同父堯不能用至舜始舉之舜娶堯二女乃是曾祖姑此皆昔人所疑不審何以解之曰史記敘世表本之五帝德帝繫篇惟王符潛夫論五德篇謂帝嚳爲伏羲之後其後爲后稷堯爲神農之後舜爲黃帝後禹爲少昊後契爲顓頊後少昊顓頊不出於黃帝堯不出於嚳則舜無娶同姓之嫌而稷契之不爲堯所知亦無足怪於情事似近之又

攷春秋命歷序稱黃帝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少昊傳八世五百歲顓頊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帝嚳傳十世四百歲然則顓頊非黃帝孫堯亦非帝嚳子可以正史記之謬與潛夫論亦相合

問秦本紀昭王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六國表作南陽攷江陵之南郡楚地非韓地當以南陽爲是但昭王三十五年已置南陽郡此又云攻韓南陽取之亦似可疑曰戰國之際韓魏皆有南陽魏之南陽卽漢河內郡之修武昭王三十三年魏入南陽以和是也韓之南陽卽秦漢之南陽郡昭王三十五年初置南陽郡者是也昭王十六年拔

韓宛城又魏冄封穰侯皆南陽郡地是南陽屬秦已久而此時又云攻取韓南陽葢戰國時大郡或領十數城非一時所能盡拔秦雖置南陽郡尚未全有其地至是始悉取之如上黨亦韓郡桓惠王十年郡守馮亭以郡降趙十四年爲秦所拔矣而二十六年又云秦拔我上黨亦其類也

閒漢書高帝紀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有意五字難解曰文選注引漢書意稱作懿稱懿稱者美稱也與明德對文當以懿爲正書金縢噫公命馬融本噫作懿云懿猶億也詩大雅抑篇國語作懿戒韋昭云懿讀曰抑又小雅抑此皇父箋抑之言噫論語抑與之與蔡邕石經抑

作意葢古書懿抑意相通故本或作意小顏於意稱闕而
不解由於未識古音
問漢地理志諸侯王國二十趙眞定河間廣陽城陽廣陵
皆止四縣菑川泗水止三縣高密六安皆五縣魯六縣東
平楚皆七縣竊疑漢初大封同姓幾據天下之半文景以
後雖稍有裁制然諸侯王始封往往兼二三郡之地其以
罪削地者史亦不多見何至封域若此之小曰予初亦疑
其說及讀中山王勝傳云武帝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
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
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始悟諸侯王國所以日

削者由王子侯國之多今以王子侯表攷之城陽五十四人趙三十五人河間二十十三人菑川二十一人魯二十人王子侯之食邑皆改入漢郡無慮封域之日屢矣郡領縣多者無過於琅邪東海琅邪縣五十一而侯國三十有一東海縣三十八而侯國十有八琅邪與城陽菑川膠東高密諸國鄰東海與魯泗水楚城陽諸國鄰侯國之析置者多屬焉此所領之所以多於它郡也中山之陸成（表作陸城）新處（表作薪處）安險皆嘗為侯國改屬它郡矣（表於陸成薪處皆注涿字安險失書所屬亦當屬涿郡也）宣元之世中山絕而復封所封又是帝子故稍以舊封益之如北新成縣劉向以為涿郡（志未論十二國分域蓋出

於劉向而志屬中山國亦是後來益封之證也

閒家貧子壯出贅賈生以爲秦俗之薄竊疑昏姻論門戶貧富論必相當子就婦家貧者固得所願恐非女家所樂若富家有女安肯與貧人昏漢時七科適戍贅壻與吏有罪亡命者並列又何故也曰說文贅以物質錢也从敖貝敖者猶放貝當復取之也漢書嚴助傳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云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然則贅子猶今之典身立有年限取贖者去奴婢僅一閒耳秦人子壯出贅謂其父子不相顧惟利是嗜捐棄骨肉降爲奴婢而不恥也其贅而

不贖主家以女匹之則謂之贅壻故當時賤之師古謂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爲質者非也今人以就壻爲贅壻亦失之若賣妻與人作婢謂之贅妻淮南子云贅妻鬻子是也

太公陰符曰奪人田宅贅人妻子

問漢景帝時七國起兵齊未嘗反而吳王濞傳云將軍欒布擊齊功臣表亦稱布以將軍擊齊有功當是史公之誤

曰齊雖未反而濟南菑川膠東膠西皆故齊地史言擊齊謂擊齊地之反者耳言齊可以該四國非謂擊齊王也史公據當時文簿書之不當有誤

問竇嬰與吳王濞傳俱云嬰以大將軍屯滎陽監齊趙兵

而功臣表則言屯滎陽捍吳楚七國反且其時擊齊者有欒布擊趙者有酈寄何煩嬰監其兵乎曰當時竇嬰與周亞夫並命本紀惟載嬰亞夫二人不及別將以二人固元帥也滎陽在南北之衝東捍吳楚北拒齊趙委寄至重然吳楚之兵既有亞夫自將非嬰所得監若齊趙雖各遣將而嬰爲大將軍得遥制之欒布又嬰所薦則嬰之監齊兵何疑

問史記以徐樂爲趙人而漢書稱燕郡無終人是史記誤也但地理志無終屬右北平項羽封韓廣爲遼東王都無終則自來非燕之屬縣漢書本傳亦似難信曰地理志所

載郡縣以元始初版籍爲斷一代沿革不能悉書志末所載十二國分域如新汲之屬汝南酸棗之屬河南北新成之屬涿郡與本文旣已抵牾蠡吾故屬河閒艮鄉安次文安故屬燕陘城故屬趙皆見列傳而志不書衞綰稱代大陵人公孫弘稱菑川薛人鄧通稱蜀郡南安人較之本志皆不合其蓋所書者孝武以前之郡縣徐樂稱燕郡無終亦其類也漢初諸侯王封國甚大涿郡遼東西右北平皆燕故地韓廣封遼東王都無終未幾卽爲臧荼所滅則仍屬燕矣徐樂武帝時人其時無終屬燕郡當得其實未可斷以爲誤

問漢初臣功侯者百四十餘人其封邑所在班孟堅已不能言之酈道元注水經始攷得十之六七小司馬又以漢志表證之所得尤多似可補孟堅之闕曰此史家之謹愼卽其闕而不書益知其所書之必可信也酈氏生於後魏距漢已遠雖勤於采獲未必皆可盡信如成安侯韓延年在汝水篇以爲潁川之成安在汳水篇以爲陳留之成安安成侯劉蒼在潁水篇以爲長沙之安成在汝水篇以爲汝南之安成桃侯劉襄在沛水篇以爲酸棗之桃虛屬東郡在濁漳水篇以爲信都之桃縣建成侯劉拾在淮水篇以爲沛之建成在潁水篇以爲豫章之建成果孰是而孰否

乎河水篇以臨羗爲孫都封國不知孫都本封臨蔡矦其地在河內不在金城也濁漳水篇以辟陽亭爲審食其封國攷本傳云辟陽近留川則非信都之辟陽也汾水篇以河東之平陽爲范明友封國攷漢表明友本封平陵矦其地在南陽之武當不在河東也淮水篇云山陽城即射陽縣之故城也漢世祖封子荊爲山陽公治此攷漢之山陽郡本治昌邑其僑治射陽乃在晉安帝之世以典午之僑郡爲東漢之故封其誤更不待辯矣索隱雖知討尋表志亦多疏漏如城陽有陽都北海有都昌遼西有海陽東萊有曲成膠東有昌武楚有武原東海有戚南陽有山都沛

有廣戚臨淮有盱眙涿有阿武樊輿志文具在而小司馬皆以爲闕南陽清河皆有復陽南陽濟南皆有朝陽平原琅邪皆有平昌而小司馬僅舉其一又如傅寬封陽陵侯非馮翊之陽陵蟲達封曲成侯非涿郡之曲成吳程封義陵侯非汝南之義陽劉勃封安陽侯非馮翊之安陵父城侯劉光非遼西之文城名同實異小司馬皆不能別白乃知班氏得古史闕文之遺意矣

問漢時列侯多不願就國故文帝二年詔遣列侯之國其明年又免丞相周勃令率列侯之國當時豈無不就國者矣而竇田傳言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

國則後來亦不盡用此詔也曰漢初矦國百四十餘人國除之後子孫即占本籍者葢亦無多以漢表所載成哀閒復除之家數之惟南安矦宣虎之後爲南安簪褭肥如矦蔡寅之後爲肥如大夫高宛矦丙倩之後爲高宛大夫涅陽矦呂勝之後爲涅陽不更宋子矦許瘛之後爲宋子大夫猗氏矦陳遬之後爲猗氏大夫昌矦旅卿之後爲昌上造廣阿矦任敖之後爲廣阿簪褭邔矦黃極忠之後爲邔公乘穀陽矦馮谿之後爲穀陽不更此足爲就國之證其餘占籍三輔者殆十之八九然則文景之世亦未能悉如詔書也此外列矦子孫占居宅籍若汾陰矦周昌之後爲

沃侯國士伍粱鄒侯武虎之後爲夫夷侯國公秉陽都侯
丁復之後爲臨沂公士都昌侯朱軫之後爲昌侯國公士
河陽侯陳涓之後爲郎邱公士宣曲侯丁義之後爲陽安
公士終陵侯華毋害之後爲於陵大夫東茅侯劉到之後
爲鮦陽公乘安平侯鄂秋之後爲解大夫平棘侯林摯之
後爲項圉大夫武原侯衛胠之後爲郭公乘清侯室中同
之後爲高宛簪褭彭侯秦同之後爲費公士平侯張瞻師
之後爲敏上造陸量侯須無之後爲酈陽秉鐸士軍侯宣
義之後爲阿武不更平州侯昭涉掉尾之後爲涪不更陽
羨侯靈常之後爲南和大夫期思侯賁赫之後爲壽春大

夫嚴侯許猜之後爲平壽公士將國除之後返其故鄉乎抑國已省入宅縣而卽占其籍乎或以宅故遷徙乎是皆不可攷矣

問蒯成侯周緤或讀蒯爲菅蒯之蒯則字當从艸从馭或讀陪憑二音則字當从崩从邑且漢表云在長沙而小司馬引晉書地道記屬北地讀史者將奚從曰說文鄘右扶風鄠鄉又沛城父有鄘鄉讀若陪晉書地理志始平郡有蒯成縣葢析鄠之鄘鄉置字譌爲蒯耳索隱以爲屬北地誤矣然周緤之封則當在長沙不在扶風何以明其然也高祖功臣百四十七人班表皆不言封邑所在獨緤父子

之封於蒯成則云在長沙於鄲則云在沛其必確有所據矣長沙之蒯成宅無所見然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亦當作鄜鄜無疑也或又疑長沙爲吳芮封國何以緤得食邑其間此又不然彭城楚王封地也而張良封彭城之畱瑯邪齊王封地也而周定封瑯邪之魏其鉅鹿趙王封地也而任敖封鉅鹿之廣阿曲逆縣亦在燕趙之間而陳平得食之然則漢初列侯食邑豈皆在天子所有十五郡之內乎而又何疑於蒯成之封焉景武以後王國日益削而王子封侯者皆割屬漢郡自是列侯食邑無有在王國者矣

問諸侯王都見於漢志者惟清河之清陽信都之信都廣
陵之廣陵及衡山王吳芮都邾濟北王都盧而已此外尚
有可攷者否曰韓信爲楚王都下邳彭越爲梁王都定陶
英布爲淮南王都六韓王信爲韓王都陽翟後徙代王都
馬邑吳芮爲長沙王都臨湘盧綰爲燕王都薊楚王交都
彭城荆王賈都吳齊王肥都臨菑淮南王長都壽春趙王
如意都邯鄲梁王恢都睢陽代王恆都晉陽又徙中都淮
陽王友都陳城陽王章都莒菑川王賢都劇膠西王卬都
高苑膠東王雄渠都卽墨河閒王辟彊都樂成臨江王閼
都江陵廣川王彭祖都信都中山王勝都盧奴泗水王商

都郯此見於史記者也濟南王都東平陵濟川王都濟陽山陽王都昌邑濟陰王都定陶魯王都魯東平王都無鹽廣平王都廣平眞定王都眞定昌邑王都昌邑高密王都高密六安王都六則以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諸書參攷而得之

問漢史五行志兼采董仲舒二劉之説劉知幾舉其錯誤多矣昨接高論謂劉氏所譏亦有未盡然者願聞其畧曰姑卽一條言之恆寒篇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亦引公羊經曰大雨雹此劉所譏爲首尾紛拏章句錯糅者也今攷班史敘恆寒以雪爲首而霜次之雹又次之釐公十年

冬大雨雪此左氏穀梁經文也故引劉向說次引公羊經作大雨雹兼采董生說蓋以經有異文特附出之其餘書大雨雹者別見於後班史義例之嚴如此知幾偶見誤本不尋其上下文義輒生駮難不知其見笑於大方甚矣今南北監本皆作雪與左氏穀梁經文正合乃歎今本固有勝於古本者而古人讀書麤率轉或不如後人之精審也

太史公著書未嘗以史記自名班氏蓺文志云太史公百卅篇馮商續太史公七篇亦未有史記之名此志引國語單襄公晉惠公諸條皆稱史記此前代紀載之通稱非指太史公書知幾謂班志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譏其忘本徇

末又末論班氏之旨矣

問揚子雲自序先世自張衡晉灼顏籀諸人皆譏其疏謬譜牒之學雖通人猶或失之信乎曰以愚攷之揚氏之先出自有周伯僑初非出於羊舌且羊舌食采之楊本从木此支从手其稱侯者非五等之侯如邢侯張侯之類耳六卿爭權之時安知不別有揚侯畏偪而犇楚者乎

問成帝幸長楊大校獵在元延二年而揚雄傳上長楊賦在祠甘泉汾陰之明年則是三年事或以爲傳誤其信然乎曰此吾友戴東原之說然本傳全寫子雲自序不宜有誤且與帝紀敘事正相應如云正月從上甘泉郎紀所書

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也又云其三月將祭后
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郎紀所書三月行幸河東
祠后土也又云其十二月羽獵郎紀所書行幸長楊宮從
胡客大校獵也惟明年秋復幸長楊射熊館則紀無之葢
行幸近郊校獵但書最初一次餘不盡書耳但二年校獵
無從胡客事至次年乃有之并兩事爲一則紀之失也羽
獵長楊二賦非一時所作羽獵在元延二年冬長楊則在
三年秋子雲自序當不誣矣

問漢書西域傳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
貴將詣闕顏師古云烏孫遣其將之貴者入漢朝劉敞謂

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未審孰是曰二說皆非也烏貴者車師王之名是時車師已別立王故稱其前王名以別之當以求車師王烏貴六字爲句將詣闕三字爲句因上文烏孫相涉誤衍一孫字顏劉不能校正曲爲之說由未檢上下文故耳

問光武建武六年詔并省四百餘縣郡國志云凡前志有縣名今所不載者皆世祖所并省與紀文正相應曰以愚攷之亦未盡然秦山之華續志所無也而光武十王傳稱永平二年以華縣益琅邪是明帝之世尚有華矣廬江之樅陽亦續志所無也而謝承後漢書稱劉騊駼除樅陽長

見太平御覽騶駼仕於鄧太后時是安帝之世尚有摐陽矣豈皆世祖所省乎但史文闕略後人難以盡知耳

問劉知幾譏范蔚宗載王喬鳧履左慈羊鳴二事以為朱紫不別又譏列女篇不書徐淑而書文姬是皆然矣此外更有可議者否曰野王二老漢濱陳留二老父此子虛亾是公之流列諸逸民可乎向栩蹤迹詭異無善可稱列諸獨行可乎方術一篇如徐登劉根費長房以下皆誕妄難信不特王喬左慈已也計子勳與薊子訓本一人則前人已辨之矣

問劉知幾之論范史曰更始升壇改元世祖稱臣北面作

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其信然乎
日南陽宗室同時舉義非有素定之分伯升見戮光武勢
不能安雖受更始官爵亦猶漢高之於義帝耳更始前無
所承後無所授始則因人而成事繼以失道而破亡史家
惡莽之篡黜地皇而紀更始之年固爲得之若欲列諸本
紀則失地之君春秋所貶豈宜躋於中興令主之上哉范
史登諸傳首篇中稱字而不名準以史法最爲得中劉氏
以兄終弟及例之未免擬不於倫矣

問後漢書載盤瓠九隆事章懷注以爲出風俗通今風俗
通無此文豈注有誤乎曰應氏風俗通義本三十卷今世

所傳十卷者非足本也續漢五行志注引風俗通說今本亦無之

問陳壽之評蜀後主也曰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裴松之以爲赦不妄下誠爲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不審承祚之評何義曰昭烈之歿政由葛氏禮樂征伐自下出者十餘年以曹馬之輩當此改元自立必矣自古大臣握重權者身歿之後嗣王親政亦必改元更革其舊後主信任武侯不以存歿二三其德張邈上書詆亮下獄誅歿其任賢勿疑

有足稱者孔明卒於建興十二年前此不改元孔明事君之忠也繼此不改元後主知人之哲也君明臣忠不亦卓乎不然建興之號終於十五何以不云十五而云十二知承祚之意別有在矣裴氏所譏殊未達其旨趣

問晉地理志濟南郡漢置領縣五平壽下密膠東即墨祝阿攷漢之濟南治東平陵今歷城縣地領縣十四與此所領無一同者輿地記云晉以平壽爲濟南郡治攷其屬邑乃漢北海平原膠東地非濟南地也然則晉之濟南與漢之濟南名同而地異志以爲漢置者似屬未核曰予蓄此疑久矣後讀宋書州郡志濟南太守領廣城廣城蓋歷城之譌朝陽著

土鼓逢陵平陵（卽東平陵）六縣土鼓逢陵二縣云晉無則歷城等四縣皆晉所有也又云朝陽晉曰東朝陽太康地志屬樂安則歷城著平陵三縣仍屬濟南可知也又北海太守領都昌膠東劇卽墨下密平壽六縣惟劇縣云晉太康地志屬琅邪則其餘五縣仍屬北海可知也且膠東卽墨下密三縣並云太康地志屬北海其無改隸濟南之事明矣又攷杜預左傳集解濟南郡有歷城縣（見桓十八年）有平陵縣（見莊十年）有於陵縣（昭十年）有溼陰縣（哀十年）而平壽（襄四年）及卽墨縣（襄六年）自屬北海郡北海又別有都昌縣（莊元年）皆不與晉志同又攷武帝紀泰始元年封皇從叔父遂爲濟南王淩

爲北海王北海與濟南同時並立志何以不及北海郡反覆思之始悟志有脫文葢晉之濟南本領歷城著平陵等縣而平壽下密膠東卽墨四縣自屬北海未嘗改隸濟南乃自史文斷爛校書者不加詳審遂以北海所領之縣誤連綴於濟南郡下或遂謂晉之濟南不治歷城乃治平壽豈其然乎惟祝阿一縣杜元凱明言今屬濟南郡則不當列於平壽四縣之下疑史文爛脫之餘後人妄爲補綴耳

問魏晉以後立九品中正之法州郡皆設中正以品第人才其任亦不輕矣而中正之名不見於史志不識有可攷否曰予嘗以諸史參攷得其大略葢每州置大中正一人

郡國皆有大中正一人又以小中正貳之其屬則有清定訪問諸名員數則未之詳矣晉書劉毅傳年七十告老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縣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言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於是青州自二品以上光祿勳石鑒等共奏曰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以毅行高義明出處同揆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臣等虛劣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啟由是毅遂爲州都然則州大中正鈇許本州二品以上參舉上之司徒司徒以聞於朝有不當者尚書得駁之矣又知致仕官亦可爲中正也文獻通攷云州郡縣俱

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充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爲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行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則縣亦有中正也王濟爲幷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孫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見晉書孫楚傳）所云狀者若今之攷語也

問晉時刺史當方面之任而委寄輕重又各不同其故何在曰晉初承魏制刺史治民都督治軍各不相兼如羊祜以車騎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而別有荊州刺史楊肇王

渾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而別有揚州刺史周浚山簡以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而別有荆州刺史王澄是刺史在都督之下也惠帝之末始有兼任者而刺史之權遂重其時仍有不兼督軍者則謂之單車刺史南渡以後都督例領本州刺史其兼督它州則視其權任之輕重而損益焉揚州政本所在多以公輔居之而荆州兼督入州地居分陝權任在諸州之上此外江豫徐兗亦稱重鎮然庾亮及弟冰翼在江州兼督荆益交廣其權在荆州之上桓温在荆州都督中外諸軍及桓豁代之僅監本州及雍揚之二郡而已是又不可執一而論也綱

目例書以某人爲某州刺史雖取省文然未免溷而無別矣

問李延壽南北史本紀多尊北而輕南如魏周諸帝之殂書於南史則曰崩宋齊梁陳諸帝書於北史則曰殂說者謂延壽先世爲北臣故其言如此信乎曰唐高祖受禪於隋隋又受於周周又受於魏且唐之先世仕於西魏及周居入柱國之一故唐初史臣大率偏袒北朝但各爲一書讀者猶或未喻延壽幷而爲一則詞意軒輊判然矣若云以世爲北臣之故則延壽之曾大父曉大父仲舉皆仕於齊故國之思當在鄴都而南史本紀於魏周隋改元皆書

齊之改元則不書文魏周諸帝書崩而齊帝書殂高歡宇文泰之薨皆書於南史而泰獨不名其尊周抑齊如此北史紀先齊後周雖以禪代之前後爲次而紀中書法仍右周而左齊蓋延壽爲唐臣故以唐所承爲正非因先世仕北之故也太平御覽以北魏後周入皇王部宋齊梁陳北齊入偏霸部與延壽之意正同但宋初距唐已遠而猶狥唐人偏黨之私益爲無謂不若司馬温公資治通鑑朱文公綱目書法之得其正也

問史以勸善懲惡父子兄弟趨向不同往往各自立傳況事隔數朝賢否非一而延壽列傳但以家世類敘不以朝

代爲限斷是乃家乘之體豈史法乎曰延壽旣合四代爲一書若更有區則則破碎非體又必補敘家世詞益繁費且當時本重門第類而次之善惡自不相揜愚以爲甚得史記合傳之意未可輕議其失